

瓶

花

齋

集

瓶花齋集卷之五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闡無異閱

記

遊盤山記

盤山外骨而中膚外骨故峭石危立望之若劍  
戟羆虎之林中膚故果木繁而松之扶石罅出  
者嶮歎虬曲與石爭怒其幹壓霜雪不得伸故  
旁行側偃每十餘丈其面削不受足其背坦故

遊者可迂而達其石皆銳下而豐上故多飛動  
其疊而上者漸高則漸出高者屢數十尋則其  
出必半仄焉若半圮之橋故登者慄其下皆奔  
泉天矯曲折觸巨細石皆闐故鳴聲徹晝夜不  
休其山高古幽竒無所不極述其最者初入得  
盤泉次曰懸空石最高曰盤頂也泉莽莽行至  
是落為小潭白石卷而出底皆金沙纖魚數頭  
尾鬣可數落花漾而過影徹底忽與之亂遊者  
樂釋衣稍以足沁水忽大呼曰竒快則皆躍入

沒胸稍沂而上踰三四石水益譁語不得達聞  
或取梨李擲以觀漩折奔舞而已懸空石數峰  
一壁青削到地石粘空而立如有神氣性情者  
亭負壁臨絕澗澗聲上徹與松韻荅其旁為上  
方精舍盤之絕勝處也盤頂如初抽筍銳而規  
上為窳堵波日光橫射影落塞外奔風忽來翻  
雲抹海住足不得久乃下迂而僻且無石級者  
曰天門開從髻石取道澗以掌山石礙右臂左  
履虛不見底大石中絕者數先與導僧約遇絕

嶮處當大笑每聞笑聲皆膽落捫蘿探棘更上  
下僅得度兩巖秀削立太古雲嵐蝕壁皆翠下  
得枰石方廣可几筵撫松下瞰驚定乃笑世上  
無判命人惡得有此竒觀也面有洞嵌絕壁不  
甚濶一衲攀而登如獼猴余不往謂導僧曰上  
山險在背肘行可達下則目不謀足殆已將柰  
何僧指其凸曰有微徑但一壁峭而油不受履  
過此雖險可攀至脊迂之即山行道也僧乃跣  
蛇矯而登下布以繩縋兒以手送余足腹貼石

石膩且外欹至半體僵良久足縮健兒努以手  
從遂上迨至脊始咋指相賀且相戒也峰名不  
甚雅不盡載其洞壑初不名而新其目者曰石  
雨洞曰慧石亭洞在下盤道聽澗聲覓之可得  
石距上方百步纖瘦豐妍不一態生動如欲語  
下臨飛澗松鬣覆之如亭寐可憑坐可茵閒可  
侶故慧之也其石泉竒僻而蛇足之者曰紅龍  
池其洞天成可菴者曰瑞雲菴之前洞次則中  
盤之後嶺也其山壁窈窕秀出而寺廢者曰九

華頂不果上其刹宇多不錄寄投者曰千像曰  
中盤曰上方曰塔院也其日為七月朔數得十  
偕游者曰蘇潛夫小修僧死心寶方寐子也其  
官于斯而以舊雅來者曰鍾刺史君威也其不  
能來而以書訊且以蔬品至者曰李郎中酉卿  
也

遊紅螺嶮記

從葫蘆棚而上磴始危天始夾從雲會門而進  
山始巧始纖水始怒卷石皆躍至鐵鎖灣險始

酷從灣至觀音洞又而旋竒始盡山皆純錫劃  
其中為二壁行百餘步則日東西變數十步則  
嶺背面變數步則石態貌變矣壁郭立而陰故  
不樹瘦而態故不膚亦不頑蛟尤之所洗滌霜  
雪之所磨鏤不工而刻其趣乃極竇中多老衲  
或居至八十餘不下聞客至則競出觀導者曰  
老未見冠履也問為青曹則曰是余宗主笑而  
合其目亦如余之見此山此石也山中非採藥  
樵薪人不至故不著竒僻之士遊小西天上方



者日取道焉而道之曠前是可嘆也已

滿井游記

燕地寒花朝節後餘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廿二日天稍和偕數友出東直至滿井高柳夾堤土膏微潤一望空濶若脫籠之鵠於時冰皮始解波色乍明鱗浪層層清徹見底晶晶然如鏡之新開而冷光之乍出于匣也山巒為晴雪所洗娟然如拭鮮妍明媚如倩女

之礦面而髻鬟之始掠也柳條將舒未舒柔梢  
披風麥田淺鬣寸許遊人雖未盛泉而茗者壘  
而歌者紅裝而蹇者亦時時有風力雖尚勁然  
徒步則汗出浹背凡曝沙之鳥呷浪之鱗悠然  
自得毛羽鱗鬣之間皆有喜氣始知郊田之外  
未始無春而城居者未之知也夫能不以遊墮  
事而瀟然于山石艸木之間者惟此官也而此  
地適與余近余之遊將自此始惡能無紀己亥  
之二月也

高梁橋遊記

高梁橋在西直門外京師最勝地也兩水夾堤  
垂楊十餘里流急而清魚之沉水底者鱗鬣皆  
見精藍棋置丹樓珠塔窈窕綠樹中而西山之  
在几席者朝夕設色以娛遊人當春盛時城中  
士女雲集搢紳士大夫非甚不暇未有一至  
其地者也三月一日偕王生章甫僧寂子出遊  
時柳梢新翠山色微嵐水與堤平絲管夾岸跌  
坐古根上茗飲以為酒浪紋樹影以為侑魚鳥

之飛沉人物之往來以為戲具堤上遊人見三人枯坐樹下若癡禪者皆相視以為笑而余等亦竊謂彼筵中人喧囂怒詬山情水意了不相屬於樂何有也少頃遇同年黃昭質拜客出呼而下與之語步至極樂寺觀梅花而返

抱甕亭記

伯修寓近西長安門有小亭曰抱甕伯修所自名也亭外多花木正西有大栢六株五六月時涼蔭滿堦暑氣不得入每夕陽佳月透光如水

風枝搖曳有若浪紋衣裳床几之類皆動梨花  
二株甚繁盛開時香雪滿一庭隙地皆種蔬瓜  
棚藤架崧路韭畦宛似山庄小奴青泉負甕白  
石注水日夜澆灌不休面貌若鐵稍暇則相與  
宴息樹下觀其意殊樂之無所苦凡客之至斯  
亭者觀夫枝葉之翦鬱乳雀之哺子野蛾之變  
化胥蝶之遺粉未嘗不以為真老圃也而是時  
伯修方在講筵先鷄而入每下直之時眼中芒  
生稍一假寐而中書催講章者又已在門頭膠

枕上欲起不得兒童以熱水拭面乃得醒看書  
如在霧中嘗自笑以為不若青泉白石者之能  
有此圃也宏初入亭甚適既見兄勞頓心竊苦  
已而愀然曰此余師焦先生之舊居也當余初  
第時攝衣屏息偃僂門屏下與諸弟子問業于  
此者不知其幾履齒之跡猶在門限卷硃未燥  
而先生已為遷客羊腸路險吾末如何蓋宏返  
覆于此而知伯修之寄意深詞旨遠也伯修殆  
將歸矣

8 文漪堂記

余既僦居東直之房潔其廳右小室讀書而以  
徐文長所書文漪堂三字扁其上或曰會稽水  
鄉也今京師囂塵張天白日茫昧而此堂中無  
尺波寸滲之積何取于漣漪而目之居士笑曰  
是未既水之實者也夫天下之物莫文于水突  
然而趨忽然而折天回雲昏頃刻不知其幾千  
里細則為羅縠旋則為帟眼注則為天紳立則  
為岳玉矯而為龍噴而為霧吸而為風怒而為

霆疾徐舒感奔躍萬狀故天下之至奇至變者  
水也夫余水國人也少焉習于水猶水之也已  
而涉洞達渡滌海絕震澤放舟嚴灘探奇五泄  
極江海之奇觀盡大小之變態而後見天下之  
水無非文者既官京師閉門構思胸中浩浩若  
有所觸前日所見澎湃之勢淵洄淪漣之象忽  
然現前然後取遷固甫白愈修洵軼諸公之編  
而讀之而水之變恠無不畢陳于前者或東而  
為峽或迴而為瀾或鳴而為泉或放而為海或



狂而為瀑或滙而為澤蜿蜒曲折無之非水故  
余所見之文皆水也今夫山高低秀冶非不文  
也而高者不能為卑頑者不能為媚是為死物  
水則不然故文心與水機一種而異形者也夫  
余之堂中所見無非水者江海日交於睫前而  
予不知予則陋矣余堂何病焉

崇國寺遊記

時己亥之上巳日也先是期伯修昭素并伯修  
禡西門外水邊以風沙作遂止崇國寺而是日

王章甫與三弟適會文於此酣笑竟日皆相視  
以為春來第一醉也寺僧引觀姚少師像姿容  
瀟灑雙睛如電光之爍像贊蓋本色衲子語少  
師自題也過番僧舍觀曼殊諸大士變像藍面  
猪首肥而矧遍身帶人頭有十六足駢生者所  
執皆兵及形狀可駭僧言烏斯藏所供多此像  
因談彼國風俗及道里險遠之狀天率烏斯藏  
諸國以中國最下茶為國寶市物皆用之黃白  
金反滯不得行國無稻所食皆麥菽數十里一

君如中國之郡邑然僻陋儉苦之鄉也時伯修  
昭素以詰旦上直先去余等談易至丙夜鋒穎  
疊出幾不欲歸以從者夜寒待久不得已乃還

良鄉三教寺記

庚子八月余以使事過良鄉遲三弟中道不至  
寄居東關外偶同客步小石岡過塔灣村店四  
十餘家墟烟盡處碧瓦參差路人曰三教寺也  
遂扣扉良久履聲則則從內出一僧面癯而黝  
髮寸餘不剪對客語甚健問之曰江夏僧體空

也余因謂荒街絕侶飛埃蔽道馬驢丁丁之聲  
窮晝夜不絕喧囂荒惡柰何菴此僧曰余本行  
脚老頭陀自入燕來晝則挾冊講肆夜則墻間  
樹下剪爪無工何暇謀室憶往歲曾與數開士  
道出此鄉飢渴困乏風霰交至乃至求一盂飯  
不得求一椽地暫止亦不得饑瘡內逼寒鬼外  
雪酸苦之際此願勃發僧自是乞得一笠地編  
茶棚半間以待十方衲子七八年間賴諸侍中  
大檀之力遂成精藍北叅南詢之侶至者如歸

官郵之使絡繹于門湯茶之供無寧畧輓轡之  
聲從鳴鷄達丙夜不休此山僧藉手諸檀信之  
惠以了行脚一念者也地之喧寂不暇計也余  
周視殿廡禪室僧廊備體而微凡叢林中所宜  
有者無不具因嘆曰賢哉僧也使天下之為僧  
者皆如汝天下之為儒與道士者皆如汝郡邑  
之中刹宇相望貯廩以待饑空室以伺徃來仁  
讓相先貧富相助何至使凶年有溝壑之民有  
司持籌展轉不及也今道士之織齋不足論余

儒者也。一錢不與。文曰：儉德。但懼傷惠，不恤傷  
忍。懷市井錐刀之心，背先聖立人之教。溝中之  
瘠，寧復掛念嗟乎！余之媿汝多矣。體空名某。檀  
信名例書碑陰不具載。

門人

袁升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

瓶花齋集卷之六

石公袁宏道中郎撰

麻城陳以聞無異閱

叙

雪濤閣集序

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時使之也妍媸之質不  
逐目而逐時是故艸木之無情也而韞紅鶴翎  
不能不改觀于左紫溪緋唯識時之士為能隄  
其隕而通其所必變夫古有古之時今有今之

時襲古人語言之迹而冒以為古是處嚴冬而  
襲夏之葛者也騷之不襲雅也雅之體窮于怨  
不騷不足以寄也後之人有擬而為之者終不  
肖也何也彼直求騷于騷之中也至蘇李述別  
及十九等篇騷之音節體致皆變矣然不謂之  
真騷不可也古之為詩者有泛寄之情無直書  
之事而其為文也有直書之事無泛寄之情故  
詩虛而文實晉唐以後為詩者有贈別有叙事  
為文者有辨說有論叙架空而言不必有其事



與其人是詩之體已不虛而文之體已不能實  
矣古人之法顧安可槩哉夫法因于敝而成于  
過者也矯六朝駢麗飭餽之習者以流麗勝飭  
餽者固流麗之因也然其過在輕纖盛唐諸人  
以濶大矯之已濶矣又因濶而生莽是故續盛  
唐者以情實矯之已實矣又因實而生俚是故  
續中唐者以竒僻矯之然竒則其境必狹而僻  
則務為不根以相勝故詩之道至晚唐而益小  
有宋歐蘇輩出大變晚習于物無所不收于法

無所不有於情無所不暢於境無所不取滔滔  
莽莽有若江河今之人徒見宋之不唐法而不  
知宋因唐而有法者也如淡非濃而濃實因于  
淡然其教至以文為詩流而為理學流而為歌  
訣流而為偈誦詩之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近  
代文人始為復古之說以勝之夫復古是已然  
至以剿襲為復古句比字擬務為牽合棄目前  
之景據腐濫之辭有才者詘于法而不敢自伸  
其才無之者拾一二浮泛之語幫湊成詩智者

牽于習而愚者樂其易一倡億和優人騶于臂  
談雅道吁詩至此抑可羞哉夫即詩而文之為  
弊盖可知矣余與進之遊吳以來每會必以詩  
文相屬務矯今代蹈襲之風進之才高識遠信  
腕信口皆成律度其言今人之所不能言與其  
所不敢言者或曰進之文超逸爽朗言切而旨  
遠其為一代才人無疑詩窮新極變物無遁情  
然中或有一二語近平近俚近俳何也余曰此  
進之矯枉之作以為不如是不足矯浮泛之弊

而濶時人之目也然在古亦有以平而傳者如聵在眼前人不見之類是也有以俚而傳者如一百饒一下打汝九十九之類是也有以俳而傳者如迫窘詰曲幾窮哉之類是也古今文人為詩所困故逸士輩出為脫其粘而釋其縛不然古之才人何所不文何至取一二淺易之語不能自捨以取世嗤哉執是以觀進之詩其為大家無疑矣詩花若干卷文凡若干卷編成進之自題曰雪濤閣集而石公表子為之叙

叙姜陸二公同適稿

蘇郡文物甲于一時至弘正間才藝代出斌斌稱極盛詞林當天下之五厥後昌穀少變吳歛元美兄弟繼作高自標譽務為大聲壯語吳中綺靡之習因之一變而剽竊成風萬口一響詩道寢弱至于今市賈傭兒爭為謳吟遙相臨摹見人有一語出栝或句法事實非所曾見者則極詆之為野路詩其實一字不觀雙眼如漆眼前幾則爛熟故實雷全翻復殊可厭穢故余往

在吳濟南一派極其呵斥而所賞識皆吳中前輩詩篇後生不甚推重者高季迪而上無論有以事功名而詩文清警者姚少師徐武功是也鑄辭命意隨所欲言寧弱無縛者吳文定王文恪是也氣高才逸不就羈紲詩曠而文法洞庭蔡羽是也有為王李所擯斥而識見議論卓有可觀一時文久望之不見其崖際者武進唐荆川是也文詞雖不甚奧古然自闢戶牖亦能言所欲言者崑山歸震川是也半趨時半學古立

意造詞時出已見者黃五岳皇甫百泉是也蓋  
苑書法精絕一時詩文之長因之而掩者沈  
田唐伯庠祝希哲文徵仲是也其他不知名詩  
文可觀者甚多大抵慶曆以前吳中作詩者人  
各為詩人各為詩故其病止于靡弱而不害其  
為可傳慶曆以後吳中作詩者共為一詩共為  
一詩此詩家奴僕也其可傳與否吾不得而知  
也間有一二稍自振拔者每見彼中人士皆姍  
咲之幼學小生駭駭先輩尤甚揆厥所由徐王

二公寔為之備然二公才亦高學亦博使昌穀  
不中道天元美不中于鱗之毒所就當不止此  
今之為詩者才既綿薄學復孤陋中時論之毒  
復深于彼詩安得不愈卑哉姜陸二公皆吳之  
東洞進人以未桀慶曆間習氣故所為倡和詩  
大有吳先輩風意興所至隨事直書不獨與時  
矩異而二公亦自異雖間有靡弱之病要不害  
其可傳夫二公皆吳中不甚知名者而詩之簡  
質若此余因感詩道昔時之盛而今之衰且嘆



時詩之流毒深也

叙四子稿

今世禁文體者日益厲而時文之軌轍日益壞  
上之人刻意求平下之人刻意求奇所標若此  
所趨若彼豈文體果不足正哉夫禁士者一人  
取士者又一人士嚮利則德故從取不從禁即  
不然令禁士者取士將一出于平而平不勝取  
不得不求其異者求其異者而平者自斥雖欲  
自守其禁不可得也勢為變也余謂文之不正

在于士不知學聖賢之學惟心與性今試問諸  
業舉者何謂心何謂性如中國人語海外事茫  
然莫知所直對矣馬知學既不知學於是聖賢  
立言本旨晦而不章影猜響覓有如射覆深者  
勝之以險麗者誇之以表詭者張之以貸義本  
淺也而艱深其詞如僉夫小人之匿其心以欺  
人者也故曰險也白本蕪也而雕繪其字如紈  
袴子弟目不識丁從以衣飾相矜故曰表也理  
本荒也而割竊二氏之皮膚層如貧無擔石之人

指富家之困以誇示鄉里也故曰貸也三者皆由于不知學智窮能索計不得不出于此為主司者既不能詳別其真偽故此輩亦往往有倖中者後生學子相與尤而效之而文體不可復整矣故士當教之知聖學耳知學則知文矣禁何益哉門人某等留心學問其為文根理而發無浮詞險語是可喜也故識其前以告都人士之為文者

叙梅子馬王程稿

余論詩多異時孰世未有好之者獨宣城梅子  
與余論合允余所擯斥詆毀俱一時名公鉅匠  
或梅子舊師友也梅子的然以為是而其所贊  
嘆不容口者皆近時墨客所不曾齒及之人梅  
子讀其詩又切切然痛恨知名之晚也梅子嘗  
語余曰詩道之穢未有如今日者其高者為格  
套所縛如殺翻之鳥欲飛不得而其卑者剽竊  
影響若老嫗之傅粉其能獨抒己見信心而言  
寄口於腕者余所見蓋無幾也往余為詩一時

騷士爭推轂余今則皆戟手詈余矣余思非然  
莫能評者今所著稿具在其有以歲余曰是公  
詩進昔余至吳鄉人有偕來者飲以天池席丘  
怒發投諸地曰此何異水適家人有携安化茶  
者出而飲之其人大喜立啜四五盞何也人情  
安于所習故雖至美亦以至惡掩也今公出詩  
以示人其怒不必詰其喜大為可戒懲其所譽  
而勸其所嗔公之于詩也幾矣

竹林集叙

往與伯修過董玄宰伯修曰近代畫苑諸名家  
如文徵仲唐伯虎沈石田輩頗有古人筆意不  
玄宰曰近代高手無一筆不肖古人者夫無不  
肖即無肖也謂之無畫可也余聞之悚然曰是  
見道語也故善畫者師物不師以善學者師心  
不師道善為詩者師森羅萬像不師先輩法李  
唐者豈謂其機格與字句哉法其不為漢不為  
魏不為六朝之心而已是真法者是故臧竈  
背水之法迹而敗未若反而勝也夫反所以迹

也今之作者見人一語肖物目為新詩取古人  
一二浮濫之語句規而字矩之謬謂復古是迹  
其法不迹其勝者也歎之道也嗟夫是猶呼傳  
粉抹墨之人而直謂之蔡中郎豈不悖哉今夫  
時文一末技耳前有註疏後有功令驅天下而  
不為新奇不可得者不新則不中程故也夫士  
即以中程為古耳平與奇何暇論哉王以明先  
生為余業舉師其為詩能以不法為法不古為  
古故余為叙其意若此噫此豈可與徐熙諸人

道也

八識略說叙

性一而已相惟百千離百求一一亦不成離相  
言性性復何有是故非耆德大宿登相家之聞  
闕鮮有能涉性海之洪濶躋智嶽于層顛者也  
今夫天地一世界也合而為娑婆剖而為四州  
界而為華夷裂而為郡縣焚而為聚落萬法齊  
張城邑之姓號歷然一道圓融娑婆之名稱不  
壞性相之說理圓于此所以即城邑為娑婆者



體伺之所蔽也謂娑婆非城邑者邊見之所執也即異為同同相本空中同觀異異亦不立即未始是不即亦非非未始非不非亦是向非身歷其境惡能窮其邊崖指其歸宿者哉夫識之相亦玄矣真矣前六易竟細難推語其障則聲聞猶墮究其陰非空人莫盡是故趨寂而求者知生滅之為識而不知寂滅之亦識也如理而修者知昏沉之為識而不知精進之亦識也標類為宗者知擬議之為識而不知無住之亦

識也。倚圓為則者，知分別之為識，而不知平等之亦識也。合之則婆婆見，故煩惱即菩提。海分之則界限立，故湛入歸識。邊際故曰：惟佛與佛，乃能知之。又曰：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相宗之不明久矣。無際大師法中之席，竟一心之差別。洞八相之微芒，畧而非略。見千月于指端，言顯無言。總萬流于智海，使該博者服其精當。苦難者悅其易簡。法師之功德普矣哉。

時文叙

舉業之用在乎得雋不時則不雋不窮新而極  
變則不時是故雖三令五替而文之趨不可止  
也時為之也才江之僻也長吉之幽也錦瑟之  
蕩也丁卯之麗也非獨其才然也體不更則目  
不豔雖李杜復生其道不得不出於此也時為  
之也往余授京兆時嘗以士子文質諸齋矣余  
竊嘆曰是皆嘉隆間學究飽廩粟者也惡知文  
評成以屬余則所取者皆一時新豔之辭而其  
所抹勒者皆無穢也余自是始知時執之趨非

獨文家心變乃鑑文之目則亦未始不變也夫  
至于鑑文目變則其變蓋有不可知者雖欲不  
殫力之所極而副時之所趨何可得哉故余謂  
諸公文之極新也可以觀才不如是不足以合  
轍也可以觀時

顏升伯太史別叙

古今豪傑未有忘情功名者唯當不可用之時  
而求用與值可以用之時而不能用其無才等  
也夫士當其可用則為龍為蛇為鋒為穎當其

不可用則陸沉衆中寧晦勿耀寧與庸夫同其  
庸不與智士同其傑然可用不可用其幾甚微  
非至聖大賢不能測識天下方倒懸危迫家操  
戈而人盜賊此其時不可用矣而豪傑之士曰  
可用投才刃戟之林瀕死不悔不盡其用不止  
者張子房荀文若賈詡之流是也天下方治且  
安庸夫高枕循資格而據上位此其時可用矣  
而豪傑之士曰不可用捐棄世樂棲身荒寂視  
名位若桎梏去冠裳若塗炭者梅福梁鴻司空

圖之屬是也故天下之患莫大于使豪傑不樂  
為用而蔽賢為小夫豪傑所以不樂為用者非  
真世不我容一時執政諸大臣有杞檜之奸林  
甫嵩之之媚嫉也其人固皆方正儒者也朝而  
聞吾言亦既虚心而聽矣夕而一人焉設為虛  
談以中之彼其是吾言猶是彼也干將伍于鉛  
刀槩梓畚于鄧林騏驥惑于皮毛鳳凰迷于冠  
鳥吾與之正言則嗔而詭言則喜其知足以知  
天下之假氣魄偽節義而不能別天下之真夫

夫漢唐宋末季所謂賢人君子者其目大抵若  
是也其勢不至于偽士淵朝腐儒誤國不已豪  
傑之士孰肯樂為之用者夫豪傑非不樂用者  
也唯夫欲盡其用而不可得故不樂也時事至  
此尚安忍復言顧升伯嘗語余曰僕今年乞差  
南歸往返可得一歲將以七月了虎丘八月了  
西湖霜後渡洞庭拾橙橘來春探天目天都諸  
峰遊展所至倘得一二佳山水處願得卜地一  
區為他年棲隱之所然以僕觀之洞庭山水木

石俱勝將終老于莫釐縹緲之間矣予聞之不  
答退而謂伯修曰井伯豪傑而用世者今其言  
若爾無必不用之迹有不用之心矣今之世為  
可用耶為不可用耶他日復以問井伯井伯不  
對

送榆次令張元漢考績序

今時外吏之難至縣令極矣縣令之責甚重而  
權甚輕責重則一邑之一供一賦一饑一寒皆  
倚辦于我而權輕則時有掣肘之患民不盡良



也而上之人偏重在民則民日益驕為縣令者  
日降心抑志以事百姓如嚴家之保母慄慄然  
抱易啼之嬰若之何能罰必而令行也朝而謁  
于道望塵而拜焉暮而謁于郵望簷而拜焉小  
而一茶之供一帷之設皆長吏躬親視之小不  
如法門者皆得而訶責之其當意不足以為功  
失意令且懼巨測將折腰謝過之無他也又今  
時詢而立當上者多中官曠使其所誅求能必  
行于民而其論奏能必行於吏逢其喜則人疑

其品逢其怒則又有不可言者非如從文字得  
官者可以理諭而情格也往余令吳碌碌二載  
幾至委頓然是時墮稅之難未有也適余舅太  
原令龔惟學書來云近日外吏橫遭百六而榆  
次令張元漢以卧理稱其民懷德而畏威諸上  
官意無所不當其調停稅務也百姓不見徵會  
而大滑無所用其奸又云晉中近年搜剔殆盡  
即有不肖之心者亦無所用其墨故廉吏之著  
聲難而元漢眾以操見知兩試邑大小預異元

漢卓有循聲經三年餘元漢之襁躬如一日而  
百姓之戴之也如大有之歲其理繁劇也若劍  
之揮空而良庖之割也余聞之嘆曰此異才也  
今天下多事極矣得如元漢其人者碁布海內  
雖曠稅交橫亦何至決裂不可收拾元漢者  
余同年友元平弟也往為歷城亦以循吏稱單  
父河陽之績著于一門真異事也元漢時繫政  
得最考伯父母寵命雖不載錫而榮名則益籍  
甚公卿間矣愧余不文不能宣揚萬一辱余舅

命不敢以拙陋辭為述其略如此且以志作令  
者之難張氏吏才之盛也

之京兆諸君陞刑部員外郎序

西曹舊稱清秩居是官者多文雅修飾之士嘉  
隆之末天下太平士大夫緩帶而談藝競為復  
古之詞以相矜尚一時學士翕然宗之而西曹  
之人十居其九流連光景鼓吹騷雅諸曹郎望  
之若仙故當時西曹視他曹特易數年以來文  
網繁密當事者可所平反輒加訶責愛書之牘

不足憑按大司寇惟仰屋大息不能為治獄主  
故今西曹視他曹特難夫今之析揚三木者或  
大臣或言官或曹郎或外臺郡守與州縣小吏  
也罪在臣誠不難持三尺之憲然或有出于中  
官之羅織禾邸之誣罔及奸民之訐奏者此其  
漸何可長也夫人臣知而不執則不忠執之則  
其事又有難言者若之何可以保全善類使上  
不激而下不寃也今中人之席而冠者纍纍而  
出而郡邑守令之逮問者方纍纍而進也言官

交章爭之不得矣九卿爭之九卿爭之不得矣  
宰相爭之宰相爭之又不得矣勳戚大臣皆爭  
之爭者愈力持者愈堅夫以言官九卿宰相勳  
戚之所不能得者而謂刑官必能得之此萬萬  
必無之理也然謂言官九卿宰相勳戚之必不  
能得也而執法之官遂依違隱嘿付之無可柰  
何此豈立法立官之初意哉余謂雖張釋之復  
生當不知何以處此矣語曰刑罰不中則民無  
所措手足諸公佐京坻清而才端方凝重冰峙

岳立人大臣後雅知國是當事者以此任屬君  
其有以知君矣

金剛證異引

經云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  
能見如來又云有能受持誦讀若供養者其福  
德不可思議夫供養是以色見也誦讀是以聲  
求也色見聲求大慈所訶而得無量不可譬喻  
功德何耶今觀載籍所傳誰非以誦經獲果者  
其求佛于聲色之外世蓋無幾也後之人執功

德之說者恒欲取實聲色以獲果而譏取相之  
非者又欲求之聲色之外將若為和會也余觀  
經中佛言云何為人演說不取于相如如不動  
當知佛所謂聲色者不取相之聲色也又云發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於諸法不說斷滅  
相當知佛所謂無相者不捨聲色之無相也佛  
語本自和會讀者自作分別解耳會法師某刻  
金剛證果屬余為引余恐今時狂禪有為取相  
之譏者為之略述其槩焉



浮山九帶叙

古德如黃蘗臨濟諸普說未嘗不談理然字字  
壁立機軸各出何嘗有理後世全提向上自以  
為出格之機已然聲口彷彿語言雷同似有執  
則可遵者則亦何嘗非理也故余嘗辟教僧如  
開場副末教演家門而已少林宗似撮弄家初  
看頗駭觀聽久之未有不晨其複者浮山錄公  
受葉縣省鉗錘其精如金其氣如王出語如風  
如電豈肯入傀儡場學他人提弄者末後九帶

未免攢入被袋何哉昔有霜姑多年不御鉛華  
一日為其孫啼哭甚遂簪花傅粉以悅之何則  
愛有所專故也夫九帶者亦錄公之花與粉也  
可以止哭錄公不惜身命為之而何暇惜夫語  
言文字之落艸耶朗目和尚今之遠錄也年來  
亦有老娘之癖再為浮山流布花粉觀者體悉  
二公苦心幸無于居士註脚下承當也

門人袁升度無涯校梓

瓶花齋集卷之六

瓶花齋集卷之二

石公表宏道中郎撰

燕城陳以聞無異閱

傳

徐文長傳

余一夕坐陶太史樓隨意抽架上書得闕編詩一帙惡楮毛書烟煤敗黑微有字形稍就燈間讀之讀未數首不覺驚躍急呼周望闕編何人作者今耶古耶周望曰此余鄉徐文長先生書

也兩人躍起燈影下讀復叫叫復讀僮僕睡者皆驚起蓋不佞生三十年而始知海內有文長先生噫是何相識之晚也因以所聞于越人士者略為次第為徐文長傳

徐渭字文長為山陰諸生聲名藉甚薛公蕙校越時竒其才有國士之目然數竒屢試輒蹶中丞胡公宗憲聞之客諸幕文長每見則葛衣烏巾縱譚天下事胡公大喜是時公督數邊兵威振東南介冑之士膝語蛇行不敢舉頭而文長

以部下一諸生傲之議者方之劉真長杜少陵  
云會得白鹿屬文長作表表上 永陵喜公以  
是益竒之一切疏記皆出其手文長自負才略  
好竒計談兵多甲視一世士無可當意者然竟  
不偶文長既已不得志於有司遂乃放浪麴蘖  
恣情山水走齊魯燕趙之地窮覽朔漠其所見  
山奔海立沙起雲行風鳴樹偃幽谷失都人物  
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於詩其  
胸中又有勃然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

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咲如水鳴峽如種  
出土如寡婦之夜哭羈人之寒起雖其體格時  
有卑者然匠心獨出有王者氣非彼巾幗而事  
人者所敢望也文有卓識氣沉而法嚴不以模  
擬損寸不以議論傷格韓魯之流亞也文長既  
雅不與時調合當時所謂騷壇主盟者文長皆  
叱而奴之故其名不出於越悲夫喜作書筆意  
奔放如其詩蒼勁中姿媚躍出歐陽公所謂妖  
韶女老自有餘態者也間以其餘旁溢為鳥

皆超逸有致卒以疑殺其繼室下獄論死張太  
史元汴力解乃得出晚年憤益深佯狂益甚顯  
者至門或拒不納時携箴至酒肆呼下隸與飲  
或自持斧擊破其頭血流被面頭骨皆折襟之  
有聲或以利錐錐其兩耳深入寸餘竟不得死  
周望言晚歲詩文益奇無刻本集藏于家余同  
年有官越者托以抄錄今未至余所見者徐文  
長集關編二種而已然文長竟以不得志于時  
抱憤而卒

石公曰先生數竒不已遂為狂疾狂疾不已遂  
為囹圄古今文人牢騷困當未有若先生者也  
雖然胡公閻世豪傑永陵吳王幕中禮數異  
等是胡公知有先生矣表上人主悅是人主  
知有先生矣獨身未貴耳先生詩文極起一掃  
近代蕪穢之習百世而下自有定論胡為不遇  
哉梅客生嘗寄余書曰文長吾老友病竒于人  
人竒于詩余謂文長無之而不竒者也無之而  
不竒斯無之而不竒也悲夫



醉叟傳

醉叟者不知何地人亦不言其姓字以其常醉呼曰醉叟歲一遊荆澧間冠七梁冠衣繡衣高權濶輔修髯便腹望之如悍將軍年可五十餘無伴侶弟子手提一黃竹籃盡日酣沉白晝如寐百步之外糟風逆鼻徧巷陌索酒頃刻飲十餘家醉態如初不穀食唯啖蜈蚣蜘蛛癩蝦蟇及一切虫蟻之類市兒驚駭爭握諸毒以供每遊行時隨而觀者常百餘人人有侮之者湯作

數語多中其陰事其人駭而反走籃中嘗畜乾蜈蚣數十條問之則曰天寒酒可得此物不可得也伯修予告時初聞以為傳言者過名而飲之童子覓毒虫十餘種進皆生啖之諸小虫浸漬杯中如雞在醢與酒俱盡蜈蚣長五六寸者夾以栢葉去其鉗生置口中赤爪獐獐屈伸唇鬚間見者肌粟叟方得意大嚼如食熊白豚乳也問諸味孰佳叟曰蝎味大佳惜南中不可得蜈蚣次之蜘蛛小者勝獨蟻不可多食多食則

問問食之有何益曰無益直戲耳後與余往來  
漸熟每來踞坐砌間呼酒痛飲或以客禮禮之  
即不樂信口浪譚事多恠誕每數十語必有一  
二語入微者詰之不荅再詰之即佯以他辭對  
一日偕諸舅出遊談及金焦之勝道值叟二舅  
言某年曾登金山叟笑曰得非某叅戎置酒某  
幕客相從乎二舅驚愕詰其故不荅後有人竊  
窺其籃見有若告身者或云曾為彼中萬戶理  
亦有之叟踪跡恠異居止無所晚宿古廟或闕

聞簷下口中常提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凡行住  
坐眠及對談之時皆呼此二語有詢其故者叟  
終不對往余赴部時猶見之沙市今不知在何  
所矣

石公曰余於市肆間每見異人恨不得其踪跡  
因嘆山林巖壑異人之所窟宅見于市肆者十  
一耳至於史冊所記裨官所書又不過市肆之  
十一其人既無自見之心所與遊又皆屠沽市  
段遊僧乞食之輩賢士大夫知而傳之者幾何

何往聞澧州有冠仙姑及一瓢道人近日武漢  
之間有數人行事亦恠有一人類知道者噫豈  
所謂龍德而隱者哉

王氏兩節婦傳

余友同門王箕仲貌朴而中沉望而知其長者  
初令寧海有惠政士民至今傳誦近起復謁選  
入京暇則過余談聖學余問箕仲何從得此箕  
仲乃出其鄉先輩王塘南語錄示余余一見駭  
愕謂陽明死天下無學不意臨濟兒孫猶有在

者箕仲可謂能自得師也然余覘箕仲常若有  
隱憂不可解者雖談笑戲狎之時每愀然不樂  
余謂箕仲壯年筮仕何不自得而鬱鬱如是箕  
仲曰余先祖母時先母歐陽皆孀節若干年舍  
辛茹荼以訓其孫若予今余甫得一官不能博  
半尺輦錦以榮其母分太官之膳一釜以供吾  
祖母甘其苦而不享其樂見余之成而不食予  
之報天乎余何能釋然哉臨別手書狀一通乞  
余一言以伸余謂婦人大行督節書婦者書其

節可也其他不必書也辟如死王事者書其死  
王事可也其他不書也夫拮据勤家與夫事姑  
相夫訓子敵族之類恆婦人之有知識者皆能  
之書之不勝書也不勝書即不勝傳是大節反  
以細行掩也李習之論史云作史者非大善不  
得書取其信而易傳也故余謂君家兩母時大  
母年廿九而寡守節五十五年歐陽母四十而  
寡守節二十年是可書書之以勸天下之為孀  
婦者不以年之例不例二其心也時太母耄年

歐陽母中壽皆目見其子若孫名演疇者登進  
士第是可書書之以見仁者必壽賢者必有後  
使夫天下之菴夫獨子索然無告者之夫而益  
自信也一門兩節婦是可書書之以見天之虐  
王氏者如此其頻而王氏之待天者如此其定  
且使後之人談孀節者必肇稱王氏也其他一  
切細碎事以無加於大節者故不書生卒年月  
載在家乘非史氏之所急故可略也嗟夫一門  
之內喪車頻駕入其室若鬼室焉其生存者皆



垢面泣血之餘人間世之至苦真無酷於此時者而天下之大節烈出焉向之所謂苦且毒者今之所謂榮且芳者也人患不自立耳禍福何常之有我箕仲喜談學初入官所就何可量然則二母之報方始而未艾也吁是可傳也夫

拙效傳

石公曰天下之狡於趨避者兔也而獵者得之鳥賊魚吐墨以自殺乃為殺身之梯巧何用哉夫藏身之計雀不如燕謀生之術鶴不如鳩古

記之矣作拙效傳

家有四鈍僕一名冬一名東一名戚一名奎冬  
即余僕也無鼻削面藍睛亂鬚色若繡鐵嘗從  
余武昌偶令過隣坐處歸失道往返數十里見  
他僕過者亦不問時年已四十餘余偶出見其  
淒涼四顧如欲哭者呼之大喜過望性嗜酒一  
日家方煮醪冬乞得一盞適有他役即忘之案  
上為一婢子竊飲盡煮酒者憐之與酒如前冬  
偃偻突間為薪燄所着一烘而過鬚眉幾火家

人大笑仍與他酒一餅冬甚喜挈瓶沸湯中俟  
煖即飲偶為湯所濺失手墮瓶竟不得一口瞳  
目而出嘗令開門門樞稍緊極力一推身隨門  
闕頭顱觸地足過頂上舉家大笑今年隨至燕  
邸與諸門隸嬉遊半載問其姓名一無所知東  
貌亦古然稍有詼氣少役於伯修伯修聘繼室  
時令至城市餅家去城百里吉期已迫約以三  
日歸日晡不至家嚴同伯修門外望至夕見一  
荷擔從柳堤來者東也家嚴大喜急引至舍釋

擔祝之。僅得蜜一甕。問餅何在。東曰。昨至城隅。見蜜價賤。遂市之。餅價貴。未可市也。時約以明。納禮竟。不得行。戚奎皆三弟僕。戚嘗刈薪。跪而縛之。力過繩。斷拳及其胸。悶絕。仆地。半日始甦。奎貌若野獐。年三十。尚未冠髮。後攢作一紐。如大繩。狀弟與錢市帽。奎忘其紐。及歸。束髮加帽。眼鼻俱入帽中。駭嘆竟日。一日至比舍。犬逐之。卽張空拳相角。如與人交。藝者竟嚙其指。其痴絕。皆此類然。余家狡獪之僕。徃徃得過獨四拙。

頗能守法其狡獪者相繼逐去資身無策多不  
過一二年不免練餒而四拙以無過坐而衣食  
主者諒其無他計口而授之粟唯恐其失所也  
噫亦足以見拙者之效矣

門人

袁升度無涯校梓  
吳士冠相如手書